

## 研究论文

### 亮点:

- 考察经典歌曲《翻身道情》创作始末;
- 梳理戏歌的历史和渊源。
- 考察民间戏曲与流行歌曲的关系。

### \*通讯作者邮箱:

563494002@qq.com

**英文引用:** Yang et al., 2025. The Birth of a Classic: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urning of the Roa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Opera Songs. Evidence in East Asian Humanities and Arts, 1(01), 40-45.

**中文引用:** 杨志敏等., 2025. 经典的诞生: 《翻身道情》创作始末与戏歌渊源考. 东亚人文艺术研究, 1 (01) , 40-45.

### 稿件处理节点:

接收 2025 年 2 月 15 日  
修订 2025 年 3 月 5 日  
接受 2025 年 3 月 16 日  
发表 2025 年 3 月 20 日

###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20CB163)、河南省社科基金“兴文化”专项“太康道情戏研究”阶段性成果。

### 版权:

本作品原创内容可依据《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条款使用。任何对本作品的后续分发须标明原作者及作品标题、期刊引用及 DOI 信息。

## 经典的诞生: 《翻身道情》创作始末与戏歌渊源考

杨志敏, 孟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450052

**摘要** 经典革命歌曲《翻身道情》取材于陕北民间戏曲, 是延安时期鲁艺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创制新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个片段,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首次独立亮相, 后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二等奖, 是新中国第一批国际获奖曲目, 至今常唱不衰, 在文化艺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长期以来该曲被视为民歌, 对其创作过程语焉不详, 更忽略了其作为我国第一首成熟戏歌的价值。因此, 考明《翻身道情》创作始末及戏歌渊源十分有必要, 不仅有助于溯源经典诞生的过程, 而且可据此探讨民间戏曲、秧歌剧及戏歌的关系。

**关键词:** 《翻身道情》; 陕北道情戏; 秧歌剧; 戏歌

## The Birth of a Classic: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urning of the Roa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Opera Songs

Zhimin Yang and An Me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The classic revolutionary song “Turnover Taoism” is based on folk opera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nd is a fragment of the new Yangge opera “Rent Reduction Club” created by Lu Yi in response to the spirit of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mposium”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t made its debut during the Sev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1945, and later won the second prize at the Second World Youth Gala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ternational award-winning songs of New China, and is still sung frequently, with a certain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art. It has a certain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art.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so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folk song, and the process of its creation has not been detailed, and its value as the first mature opera song in China has been neglected.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reation and origin of the song,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trace the process of the birth of the classic, but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opera, rice-planting opera and opera songs.

**Keywords:** “Turning Taoism”; Shanbei Taoism Opera; Yangge Opera; Opera Songs

## 1. 引言

《翻身道情》作为一首经典革命歌曲广为人知，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第一批国际获奖曲目，该曲生动而真实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真挚情感，至今仍活跃在央视“星光大道”等舞台，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传唱不衰的经典。但长期以来，该曲被误认为地地道道的民歌，缺乏创作过程记载，更较少价值考察。本文对《翻身道情》创作始末进行考证，还原经典诞生的过程，并通过对戏歌渊源的梳理，指出《翻身道情》为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戏歌之作。

## 2. 鲁艺与《减租会》

《翻身道情》取材于陕北道情戏，是鲁艺创制新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个片段。追溯《翻身道情》的渊源，离不开对陕北道情戏、鲁艺及《减租会》三者关系的考察。

道情戏是我国黄河流域流行的一种民间小戏，它起源于唐代道士所唱的“经韵”，宋代发展成为唱白相间的曲艺形式道情鼓子词。明清时期搬上戏曲舞台，有山东渔鼓戏、太康道情戏、晋北道情戏、陕北道情戏等分支。陕北道情戏，原名“清涧道情”，后因“陇东道情”和山西“神池道情”流入陕北，形成了“三边道情”和“神府道情”，故统称为陕北道情，流行于清涧、子长、志丹、绥德、榆林、吴起、定边、靖边、神木、府谷等地，深受百姓喜爱，清末至民国时期，陕北一带几乎村村社社都有道情班子，民间称为闹红火<sup>[1]</sup>。但囿于活动范围所限，长期以来罕为外界所知。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奔赴延安，投身民族救亡的革命斗争，延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戏剧因其接受对象广泛、无障碍传播的特点，成为陕甘宁边区鼓动民

意、教育民众、引导民众最为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sup>[2]</sup>作为本土剧种的陕北道情戏，也逐渐走进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视野。彼时，鲁艺音乐研究室附设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长由音乐系主任吕骥担任，热爱民间音乐的安波、马可、刘炽、关鹤童、张鲁为其中骨干，号称“眉户五人团”<sup>[3]</sup>，在参加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赴绥德米脂地区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眉户和道情这两种地方小戏，既曲调优美又品种丰富，便开始收集道情戏曲目<sup>[4]</sup>。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要向工农兵学习，并为鲁艺学员做报告，发出“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1942年底，以鲁艺为主体的文艺工作者举行了盛大的秧歌演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陕北道情和眉户成为新秧歌剧常用的曲调。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1943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动员和组织下乡演出，鲁艺组成了专业人员42人参加的工作团，由张庚任团长，田方任副团长，成员有王大化、贺敬之、唐荣枚、马可、张鲁、刘炽等人，12月2日出发赴绥德分区进行巡回演出，《减租会》即鲁艺工作团在绥德采风的产物。

绥德地区位于陕西北部，共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子洲等五个县。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担负起守卫边区北大门的艰巨任务。<sup>[5]</sup>是时，其境内有边区、国统区和统一战争区，土匪亦经常出没，政治形势较为复杂。到达绥德之后，鲁艺工作团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行调查访问的工作，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彰。另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问。”<sup>[6]</sup>绥德分区在尚未分配土地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告成立，因此该地区的地主依然保留大量出租的土地，在扩大统一战线背景下，“减租减息”运动亟待大规模开展。因此双方需求一拍即合，鲁艺工作团创作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减租会》<sup>[7]</sup>，据参加鲁艺工作团的荆蓝回忆，

“鲁工团”才抵达绥德时，绥德分区正在筹备召开减租减息动员大会，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和警备区司令员王

震同志指示文工团为大会做一次大型演出。秧歌大队长田方同志回团动员大家尽快编写一个与减租大会有关的节目。这个号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当时开会的通知早已下达到各县、乡，只有五天就要开会了，时间紧迫。当天，贺敬之、王岚、林农、田方、鹤童立即进行了讨论，突击创作。贺敬之连夜写出了初稿，次日读给大家，略加修改后便交由刘炽编曲，刘炽对道情音乐非常熟悉，颇有研究，他结合剧情并考虑到道情在绥德地区广泛流行的特点，把陕北比较苍凉、空旷、优雅的古道情的平调，和山西东路道情昂扬、活跃、具有蓬勃之感的平调糅合起来编写。

《减租会》就是在这种突击状态下产生的。四天后，《减租会》在绥德城外龙湾减租减息动员大会上演出。”<sup>[8]</sup>

说明此剧是应习仲勋同志号召而作。著名作曲家孙韶在怀念剧作者之一的刘炽的文章中也记载到：“《翻身道情》就是在当年新秧歌运动中编写的，当时习仲勋同志提出为配合广大农村的减租减息创作一出秧歌剧《减租会》……1996年3月，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为负恩凤在北京举办CD唱盘、盒式录音带陕北民歌珍藏版首发式，刘炽应邀参加了这个会，会上他特别提出让负恩凤演唱了这首歌，唱完，刘炽高兴地走到参加会的习乾平（习仲勋的大女儿）跟前对她说，这首《翻身道情》就是你爸当年给我布置的任务叫我写的。”<sup>[9]</sup>可见《减租会》是在习仲勋的号召和支持下创作而成，该剧也承载了一段老一辈革命家与民间文艺的不解情缘，但因为时间久远、资料稀少之故，此段历史罕为人知。

《减租会》根据绥德当地农民在减租减息斗争中的诉苦材料编写而成，讲述佃户农民甲及妻子李芝兰辛苦一年劳动收成全都交了租子，眼看就要断炊，丈夫外出借粮，妻子在家哀叹，当丈夫借粮空手而归，夫妻俩陷入绝望之时，佃农积极分子（刘炽扮演），随着明亮而欢快的音乐节奏大步上场，唱到旧社会农民是人下人，受冻又挨饿，现在毛主席领导下平分土地有吃又有穿。尤其是唱到最后

杨志敏等，2025

一句“大家团结，闹翻（哟）身（哎咳哟），大家团结，闹翻身！”之后，观众席中“对！对呀！就这么办！”“团结起来！减租减息！”的口号声此起彼伏。<sup>[10]</sup>这个剧往往配合着减租减息大会、和地主讲理的大会来演出，效果特别好，经过不断修改，成为当时的保留剧目。<sup>[11]</sup>“从此，《减租会》就在边区到处演开了，而且常常作为真实的减租会的‘序曲’，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斗争积极性。”<sup>[12]</sup>成为新秧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 3. 《翻身道情》的创作及走红

1944年4月，经过四个多月的采风巡演，鲁艺工作团返回延安，带回了《惯匪周子山》《减租会》等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秧歌剧创作经验，但不可否认，仓促创作的“急就章”之作并非尽善尽美，以《减租会》来说，“（该剧）在艺术上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我们加工的‘本钱’还很不够，况且在那种紧张的斗争形势下，也无暇在艺术上作精雕细琢。”<sup>[13]</sup>张庚也提出该剧情节散漫的缺点<sup>[14]</sup>，因此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减租会》就较少上演。但刘炽扮演的农民在登场时演唱“太阳……一出来噢……满天……红噢哎咳咳咳、咳咳哎……”片段，观众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这个“太阳一出满天红”的经典唱段就是《翻身道情》的前身。

《翻身道情》的创作及首次登台，与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密不可分。鲁艺工作队返回延安之后，时值中央正在紧密筹备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党上下极为重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七大”献礼提前编排了许多节目，鲁艺除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外，还准备了一台综合性节目，在确定节目时，有“延安夜莺”之称的唐荣枚准备唱两首新歌，其一就是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陕北道情。在回忆录中，唐荣枚详细记载了《翻身道情》的二次创作过程：

那段陕北道情在秧歌剧《减租会》的剧中，原是由扮演农民之子的刘炽，手持镰刀出场，早晨去收割庄稼时一面走

一面演唱的一个男生过场唱段，还没有人单独演唱过它，我把它单独抽出来，移植成为女高音独唱曲，取名为《陕北翻身道情》。为了加强最后一句“大家团结闹翻身”（重复一遍）的结束感，我特别请熟悉陕北道情音乐的张鲁，帮我重新设计了这一句的音乐，使得这段过场音乐成了一首完整的歌曲。<sup>[15]</sup>

在张鲁的帮助下，唐荣枚将独唱《翻身道情》搬上“七大”的舞台，其中刘炽（笛、小铃）、马可（板胡）、张鲁（三弦）担任伴奏，该曲上演之后引起轰动，受到参会代表的广泛赞誉，<sup>[16]</sup>演出后即风靡全国，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保留节目。

1949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则将《翻身道情》推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是年6月，当新中国还孕育在战火硝烟中，我国派出了由解放区一批青年艺术家组成的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赴布达佩斯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审查通过，文工团为参会准备了《胜利腰鼓》《胜利大秧歌》《牛永贵负伤》《光荣灯》，舞蹈《牧马舞》，独唱《翻身道情》等节目。<sup>[17]</sup>在此次青年联欢节文艺比赛中，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荣获二等奖，尤其是开嗓第一声，“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共产党救咱翻了哟翻身哎咳呀……”，波澜起伏、高亢有力、震撼人心，在比赛中尽显优势，<sup>[18]</sup>征服了无数国际友人。开国大典次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载誉而归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sup>[19]</sup>后周恩来也曾设家宴欢迎郭兰英、李波唱《翻身道情》得奖回国。<sup>[20]</sup>以《翻身道情》为代表的曲目是新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第一批国际获奖作品，也揭开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序幕。

此后半个世纪以来，《翻身道情》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录制人民歌曲35首，《翻身道情》位列其中，也是中央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常放的重要曲目之一。<sup>[21]</sup>1958

杨志敏等，2025

年，周恩来总理赴朝鲜，李波随行演唱《翻身道情》。<sup>[22]</sup>1960年，鲁日融将《翻身道情》改编成一首富有新意的二胡曲——民歌《丰收道情》，丰富了歌曲的音韵张力。1973年，王建中将《翻身道情》等曲改编创作了钢琴组曲《陕北民歌四首》，融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洋乐器的表现手法为一体，丰富了《翻身道情》的乐曲表达。此曲也成为唐荣枚、李波、郭兰英、王昆、万山红等著名歌唱家的代表作品。无论是在边远的垦荒农场，还是抗美援朝的战场，都能听到《翻身道情》的声音。时至今日，著名流行音乐组合“女子十二乐坊”曾演奏过此曲，王二妮也凭借《翻身道情》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可见《翻身道情》穿越时空的经典魅力。

#### 4. 《翻身道情》与戏歌

长期以来，《翻身道情》作为革命歌曲广为熟知，殊不知《翻身道情》是一首戏歌，更是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戏歌之作。

戏歌，这一由戏曲与歌曲交融而衍生的音乐，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态，也是一种较为年轻的艺术种类。《翻身道情》是否为戏歌，要从戏歌的内涵和《翻身道情》的内容两方面来看。关于戏歌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如彭娟认为“（戏歌）以戏曲音乐为核、为魂，歌曲固有结构形成表、为形的歌曲作品”。<sup>[23]</sup>吕茵认为所谓“戏歌”，即“戏曲风格歌曲”，即那种具有某个剧种音乐形态特征及演唱特点的歌曲。<sup>[24]</sup>谢秀敏认为“戏歌是将戏曲音乐元素与民族声乐、流行声乐相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声乐体裁”。<sup>[25]</sup>周伟娟提出戏歌就是用戏曲的音乐素材来创作歌曲，因此，它主要是以戏曲为主。<sup>[26]</sup>也有学者提出，不必苛求每个乐句都要像某个剧种的唱腔，具有戏曲音乐风味的歌曲，都可谓戏歌。<sup>[27]</sup>虽未形成确定统一的定义，但对戏歌的内涵已有较为明确的共识：即戏中有歌、歌中有戏，在形式上遵从歌曲的结构，在音乐上借鉴戏曲的元素。就《翻身道情》而言，从结构上来看，《翻身道

情》全曲歌词共有十二句，每两句为一段，共有六段，每段之前都有铺垫情绪的小过门，其中第一、二、五、六段采用陕北道情戏的“平调”，旋律热情奔放，中间三、四段用“十字调”，旋律舒展平稳，段落之间形成了“快—慢—快”的三段体结构，曲式融道情戏、说唱音乐的特点为一体<sup>[28]</sup>，已然形成较为完整的歌曲结构。从音乐上来看，该曲交叉采用陕北道情戏的“平调”和“十字调”，道情味浓郁。此外，陕北道情戏善用帮腔衬字，因“一字三咳”的特色，又有“咳咳腔”之称。<sup>[29]</sup>该曲也广为借鉴，如第一句“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满山红哎咳哎咳哎咳呀，共产党救咱翻了哟翻身哎咳呀……”，这种拖腔即为道情戏典型的艺术特征，也加之郭兰英、李波、王昆等戏曲演员出身的歌唱家精心演绎，将戏曲唱腔和民族民间唱法有机融合，形成了《翻身道情》典型的戏歌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身道情》为戏歌无疑。

那么，《翻身道情》是否为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戏歌之作呢？这就不得不追溯戏歌的历史。与戏歌在文艺舞台上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相比，国内学界对戏歌理论研究仍处在萌芽阶段，尤其是戏歌的滥觞，尚有诸多争议。有人将戏歌的历史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许多作曲家进行“戏歌”创作，<sup>[30]</sup>有的则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越剧歌”《采茶舞曲》的出现<sup>[31]</sup>，在那个特殊年代，传统戏不能演了，许多剧团只好编排现代戏，或者让戏剧表演艺术家改唱歌曲，于是便有了“戏歌”，<sup>[32]</sup>有的认为“‘戏歌’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新的艺术演唱品种”，<sup>[33]</sup>更有研究者提出戏歌形式出现于1989年春晚舞台《说唱脸谱》的走红<sup>[34]</sup>。等等。近些年，随着民歌歌剧研究深入，很多学者将戏歌进一步溯源至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歌剧（或“新秧歌戏”）中出现的具有地方戏曲声腔风格的唱段。

<sup>[35]</sup>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认为民族歌剧领域内的“戏歌融合”艺术便是戏歌的前身

杨志敏等，2025

<sup>[36]</sup>，并将其视为戏歌的萌芽期，为戏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sup>[37]</sup>这在开拓戏歌理论的同时，也在无意中遮蔽了此时已有成熟形态戏歌——《翻身道情》的事实。1943年诞生的《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等剧，虽有民歌、地方戏曲牌的成分，但多是以民间音乐风格为基调进行创作的秧歌剧，场次或短或长，故事内容完整，更倚重情节的表达和秧歌的演出形式，更多是剧而非歌。被誉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的《白毛女》，是较为成熟地将地方戏曲剧种融入歌曲创作的典范，剧中的“北方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天啊，刀杀我、斧砍我”等经典唱段明显糅合了秦腔、道情戏的“滚板”、山西梆子、豫剧等戏曲音调。但这些唱段并未独立成篇，更多是类似戏曲“折子戏”的歌剧精彩唱段。况且《白毛女》在七大期间首演，与戏歌《翻身道情》几乎同时搬上舞台，相较之下，《翻身道情》作为戏歌的成熟度更高、完整性更强，并作为女声独唱一直流传至今，所以，《翻身道情》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戏歌，只是囿于当时没有“戏歌”的概念，加之《翻身道情》作为革命歌曲的巨大影响力，反而让人忽视了其作为戏歌的价值和地位。

从1945年至今，《翻身道情》已诞生70余年，从“急就章”之作的《减租会》到歌坛“常青树”《翻身道情》，显示了该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价值，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真实记录，表现了陕北人民翻身的喜悦和对党、对毛主席的衷心感激之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是作为连通传统戏曲、新秧歌剧（民族歌剧）、戏歌的一座桥梁，承载了丰富的艺术密码。从戏曲方面，以《翻身道情》的诞生为界，成为陕北新老道情戏的分野，以至于群众将改造后的陕北道情直接称之为“翻身道情”<sup>[38]</sup>；从新秧歌剧方面，《翻身道情》见证了以鲁艺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艺，开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实践；在戏歌方面，《翻身道情》为戏歌创

作奠定了很高的起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戏歌综合唱法”，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表达。当下，站在新的文化起点上，我们面临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当我们回到延安，回到《翻身道情》所诞生的峥嵘岁月，在不忘初心、回望经典的历程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项目信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黄河流域道情戏传承研究”（20CB163）、河南省社科规划兴文化专项“太康道情戏研究”及非遗数字化与多源信息融合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招标课题“福建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 [2] 任葆琦主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戏剧改革发展史》（上），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6年，前言。
- [3] 冯希哲、敬晓庆编著.《延安音乐组织》，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0-91页。
- [4] 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 [5] 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编.《习仲勋在延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 [6] 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第11页。
- [7] 马可.《周子山校谱后记》，载《马可选集（一）·音乐著作·歌剧》（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 [8] 荆蓝.《浅谈贺敬之的歌剧创作》，载陆华、祝东力编《回首征程·贺敬之文学生涯6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53-254页。
- [9] 孙韶.《怀念刘炽 学习刘炽——刘炽百日祭》，载《孙韶歌曲选》，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90页。
- [10] 同上
- [11] 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第11页。
- [12] 马可.《“十里路上迎亲人”》，载《马可选集（6）文字著作》（诗文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第518-519页。
- [13] 同上。
- [14] 张庚.《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载中国戏剧家协会辑《新歌剧问题讨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443-444页。
- [15] 唐荣枚.《杜鹃啼血黄土情》，载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5-146页。
- [16] 王顺铭.《七大光芒 彪炳史册》，载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抗战史料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176页。
- [17] 丁帆.《群星闪耀的集体——忆华北联大文工团》，载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1997年，第57页。
- [18] 刘红青.《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齐鲁书社2019年版，第94页。
- [19]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文物中的红色基因·家国情怀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22年，第190页。
- [20] 章力挥、高义龙.《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 [2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年鉴199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
- [22] 李树谦编著.《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
- [23] 彭娟、彭涛.《“戏歌”与戏曲谈片》，《四川戏剧》，2003年，第1期。
- [24] 吕茵.《戏歌的艺术特征及演唱——以〈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为例》，《人民音乐》，2010年，第12期。
- [25] 谢秀敏.《新时代“文化认同”视域中戏歌的解构与重塑》，《四川戏剧》，2020年，第1期。
- [26] 周伟娟.《浅论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流行歌曲的融合体——戏歌》，《大舞台》，2011年，第5期。
- [27] 唐建刚.《“戏歌是戏曲新品种”质疑》，《上海戏剧》，1995年，第3期。
- [28] 薛彦景.《翻身农民把歌唱——评贺敬之、刘炽的歌曲〈翻身道情〉》，载梁茂春主编《20世纪中国名曲鉴赏》，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
- [29] 杨志敏.《北方道情戏帮腔艺术》，《四川戏剧》，2019年，第1期。
- [30] 彭娟、彭涛.《“戏歌”与戏曲谈片》，《四川戏剧》，2003年，第1期。
- [31] 徐和德.《“戏歌”引起的联想》，《福建艺术》，1995年，第1期。
- [32] 吕茵.《戏歌的艺术特征及演唱——以〈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为例》，《人民音乐》，2010年，第12期。
- [33] 吕芬.《民族声乐教学中的“戏歌”初探》，《四川戏剧》，2012年，第6期。
- [34] 祖捷、刘旭光.《中国戏歌的产生及发展》，《戏剧之家》，2014年，第7期。
- [35] 王春燕.《戏歌：传统艺术的文化解读与当代表达》（《艺术百家》2020年第3期）和谢秀敏《新时代“文化认同”视域中戏歌的解构与重塑》（《四川戏剧》2020年第1期），两篇文章均持此观点。
- [36] 王春燕.《戏歌：传统艺术的文化解读与当代表达》，《艺术百家》，2020年，第3期。
- [37] 谢秀敏.《新时代“文化认同”视域中戏歌的解构与重塑》，《四川戏剧》，2020年，第1期。
- [38] 屈墨洁、王勇编著.《陕西地方剧种》，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